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十四回 真女兒時時裝假

詩曰：一見護樟象九重，便將相職竟辭供。言詞激切天顏怒，忍而忘親不改容。

話說項南金訴過了已往之情，就拉著衣裙不放。孟夫人聽罷這些情節，心內也有幾分吃驚。遂想一想回道：這些事情果然不錯，但是這榮蘭丫鬟哪裡去了？

南金見問展眉稍，答道回來未進朝。奴婢無知難擅入，少停時，帶回家內母親瞧。成宗天子微搖首，看了這，孟府夫人暗計較。

啊唷，果然厲害！怪不得孟龍圖懼內，這個人著實難纏。

元主於時聖旨宣，索性把，侍兒帶進午門間。休懈怠，勿遲延，認認完時免朕煩。殿上一聲傳出旨，早觀領入婢榮蘭。雄雄壯壯男兒樣，腳大粗腰臉更圓。罩著件，半舊半新青背搭；穿著領，不鑲不滾綠紗衫。伸前縮後恹恹甚，東顧西窺侷促然。未進階前先就跪，面紅耳赤叩連連。夫人一眼觀將去，竟只好，隱約分毫像女鬟。

話說孟夫人看得那個侍女，倒止不住立將起身。回對南金道：好亂道！這個算是榮蘭了麼？

相像無非一二分，如何敢就冒名來？她非隨去榮蘭婢，可知道，爾亦多應假麗君。一件錯來千件錯，倒勸你，早些實說莫癡心。夫人言訖微微笑，皺一皺，兩道蛾眉向下雲。

嗯！跪階的女子，爾就是榮蘭麼？可記得爾是幾歲上來跟隨小姐的？身價銀多少？一一與我講上來！

秋素丫頭著了忙，吞吞吐吐變容光。叩階連說忘懷了，婢子年輕不識詳。韓氏夫人稱可笑，真正是，冒名頂替一梅香。旁邊急壞南金女，沒奈何，拭淚長吁又叫娘。

咳！母親呀，不要問了，盡著追求做甚？那個侍女榮蘭年已長成，兩年前已被一個家人騙著逃了。

密約幽期不可論，孩兒此刻也難云。榮蘭早做私奔事，跟著家僮黑夜行。不孝孩兒常痛恨，帶了這，無知賤婢壞聲名。如今奉召來都內，奴就慮，要討榮蘭是怎生？繼父十分相待好，叫兒不必訴其情。女鬟淫奔非佳話，且把這，秋素丫頭暫頂名。如若追求言有假，認親之後再陳明。

咳！哪曉得母親這般多疑，為了一個丫鬟不像，遂至於不認孩兒。

體面難存只好言，母親不必索榮蘭，丫鬟是件平常事，倒休把，骨肉之情撇半邊。項女說完遮了面，龍圖學士已茫然。

話說孟龍圖初時已將項南金當作真女，及至看了這個侍女，實在只得一二分相像榮蘭，不覺心內又有一點疑惑起來。才欲出聲究問，已聽她說了一味的支吾言語，又講得如見如聞，可憑可信。

心中不覺又生疑，龍風樓前立起軀。猶恐夫人行執性，微愁君帝發威儀。眉皺皺，步移移，一壁捋鬚一壁提。

啊，夫人，這是我們的女兒了，你只管奈何她怎麼？

感皇恩德念臣家，上諭飛傳天下查。前次裙釵原是假，這般女子又非差。言言不錯休疑彼，事事俱真可信伊。聖上這般垂大德，夫人你，如何執性負皇家。龍圖學士言方訖，鄺丞相，閃出班來見翠華。只見他，朝靴踏地出東僚，就若仙官降碧霄。翠翅招展金襴帽，香風吹動紫羅袍。春生兩頰桃花上，喜展雙眉柳葉梢。一到階前拜聖，眼看看，孟家太太道根苗。

啊，孟夫人，下官已將一切委曲就裡，在金鑾殿上對吏言明，怎麼太夫人還未肯釋疑？反以假者為真，真者為假。

下官一時好惑心，要求夫人竟認親。今日若將真當假，倒是我，離間骨肉冒千金。太君自己親生女，虛實如何辨不明？令愛歸而重見棄，使下官，此心此念怎安寧？

咳，了不得了！我鄺明堂悔不該如此而行，倒造下一件離間骨肉的大罪。

孟太夫人莫這般，快些相認在金鑾。下官一句虛誣語，怎麼教，令愛千金抱大冤。假當真來真當假，鄺明堂，離間骨肉意何安。少年元宰言完歎，倒把個，韓氏夫人怒氣添。

話說孟夫人聽了龍圖的言語，已是生嗔。看見鄺明堂言來，不覺又是好惱，又是好笑。

夫人一見鄺明堂，又帶嗔來又帶傷。粉面紅潮生怒氣，蛾眉翠卷變容光。心忍耐，眼端詳，暗咬銀牙罵女郎。

啊唷，好生惱恨！這麼個不孝的小冤家！

前者明明認了娘，呼爹喚母在深房。本章一上重翻復，竟把雙親撇路旁。父母丈夫都不認，貪圖這，高官厚祿立朝綱！

啊唷，你看這冤家，好生威儀！

戴著烏紗掛著袍，靴聲響響搖搖。哪裡是，涂脂抹粉深閨女？分明是，捧日扶天干國豪。如此威風如此貴，自然不認二劬勞。

啊唷，麗君癡女可笑！不知她安著什麼心腸？

別人冒了自己名，一點無嗔反主成。千歲王妃甘斷送，還替她，分清辨白說真情。我如不在金鑾殿，罵你個，閉口無言難則聲。韓氏夫人嗔更笑，一回身，拂開項女兒朝廷。

陛下呀，臣妾冒瀆天顏，罪該萬死。這女子雖有幾分相像，委實不是麗君。她的身段比臣女肥些，她的腳兒比臣女大些，並且舉止之間又比臣女少些風韻。

雖然應時有蹊蹺，或者她，左道旁門法術奇。不是金錢能問卜，就應木偶有差驅。況兼假說榮蘭婢，一件虛來件件虛。臣妾已今詳問了，這是個，冒名女子到京畿。

陛下呀，蒙天恩降諭訪尋，本該領回家內。但是臣妾真女現在，她為利名心重而骨肉情輕，置父母於不問。

臣妾原思出句言，因聞陛下已傳宣。有人擅議廷臣者，拿問金鑾法不寬。為此吞聲惟忍耐，任她巧辯任她瞞。天恩如若容申奏，實在是，鄺相明堂一品官。

萬歲啊，臣妾今朝也顧不得聖諭在先了。只得要冒罪陳情，奏一奏吾皇陛下。

前者明明已認親，娘兒對泣坐於床。今因聖上恩榮重，遂把人間孝義忘。韓氏此時拼死罪，臣妾的，女兒實是鄺明堂。夫人言訖連稽首，把一位，年少三公著了忙。皺皺翠眉生怒氣，推推紗幘變容光。橫象簡，跪朝綱，俯伏階前奏帝王。

臣保和殿大學士鄺君玉奏聞陛下：臣前者已將一切事件奏辨分明，又蒙吾皇上出諭在先，是謂可以禁得住邪謠的了。不意孟太君此刻竟指定臣是她的女兒，還說利名心重骨肉情輕，置父母於不問。

如此猜疑如此言，叫臣何以立朝班？邪謠怪語紛紛起，總無非，不服微臣是少年。吏等既然多這樣，鄺君玉，納還官帶要辭官。

啊唷，陛下呀，微臣事君以來，沒有什麼補報皇上。實指望盡心竭力，不負天恩，瀝血披肝，勤於王事，不意被人毀謗至此，勢不可為官矣。

今日微臣謝赭袍，荷蒙枉用在當朝。實指望，少年時節勤王事；實指望，老練精神盡壯勞。再不想，眾口一時傳怪語；再不想，風波四野起邪謠。念微臣，涓埃未報皇恩重；念微臣，犬馬當酬聖澤高。今日掛冠辭駕後，請明君，援賢重襲紫羅袍。

陛下啊！臣不能再瞻金面了，望天恩准給還鄉。

自恨無能掌相權，就把這，保和學士讓高賢。朝前千百文和武，自然有，柱石之臣拜此官。君玉才疏難供識，辭王只好返林

泉。

啊，陛下呀！臣呢，不能夠報效皇家了。那一班考中的門生，卻須求天恩任用。

伊等皆稱治國臣，壯年少小並才能。於雅夫，明經博學真名士；秦景化，足智多謀大俊英。崔攀鳳，辦事小心堪托重；裴仲豪，居家廉謹可垂恩。除其鼎甲傳臚外，也都是，赤膽忠肝一派人。臣則不能圖報效，求皇善視兩門生。

陛下呀，微臣就此辭朝了，願君王做一位有道的太平天子。

明堂言訖蓮花，舉袖三呼別翠華。烈烈轟轟寬玉帶，威威赫赫挺烏紗。金翅轉，紫袍斜，立脫朝衣要返家。年少三公正發怒，班中又閃一烏紗。只見他，朝靴踏地出群僚，玉佩珊珊風裡搖。頭戴烏紗雙翅帽，身披繡補大紅袍。眉長目朗精神足，骨格清奇品格高。顏色凄然容帶怒，斜橫牙笏奏當朝。

臣狀元於瓚冒瀆天聽：

保和學士鄺明堂，報國精忠大棟樑。真正是，陛下股肱非小可；真正是，朝中元宰不尋常。封疆社稷賢丞相，如何見，大膽猜疑作女郎？

啊，陛下呀！從古至今也未曾見過這般怪事。哪有個朝廷的宰相，都是這麼輕易猜疑的？

先有師而後有臣，保和退位瓚難存。求聖德，懇皇恩，亦賜微臣出午門。識治良才猶若此，愚蒙後輩更何云。望祈陛下垂憐念，於瓚也，願納冠袍一起行。說罷狀元朝後退，挺紗脫蟒不遲停。

只見他師生兩個，一齊在金鑾殿上脫起袍來。

鄺相明堂於狀元，師生再拜共辭鑾。這一個，挺開頭上黃金帽；那一個，微嗔上面就除冠。師生多要歸林下，元帝主，大發雷霆變聖顏。

話說元天子初時聽了孟夫人的奏語，已是著實厭煩。又見一位如珍似寶的鄺丞相要掛冠歸去，好一似火上添油，坐在寶位上重重大怒。

成宗皇帝發威光，大變天顏不可當。倒豎龍眉睜鳳目，一聲高叫鄺明堂。

嗯！保和先生，爾理他們則甚！只當犬吠牛鳴罷了。

寡人社稷托先生，怎便輕輕舍朕行。怪言怪語休著惱，牛鳴犬吠當無聞。千秋世界全憑爾，一國山河盡仗卿。如若先生歸故里，教寡人，托何良宰用何官？

啊，宮官們！速替鄺丞相、於狀元掛上朝冠，退位的言詞朕躬斷然不准。

一聲旨下應齊齊，四個宮官走似飛。這二人，披好紫羅丞相服。那二人，掛將紅錦狀元衣。明堂於瓚方才退，元天子，一皺龍眉發虎儀。

嗯！內侍們，快著黃門官傳旨，召雲南富人項隆進見，聽候施行。領旨。

宮官應命急如風，飛著黃門召項隆。元帝成宗心大怒，一敲御案變天容。

啊，瓚反了，你們這班不知好歹的愚人，著實的大膽！從來說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朕當初把孟麗君賜配劉家，是一時失於檢點。若論起理來，你們擅將蘇映雪代嫁劉門，倒還有個欺君背旨的罪名。

朕躬只為太寬仁，一概勾消總不論。非但欺君多不究，還覺得，失於檢點欠安寧。為你們，行文各省查消息；為你們，降諭諸官訪麗君。此椿朝廷能怎樣？公然竟，不知好歹不知恩。

啊，好生大膽愚人！倒說寬恩些罷了，爾們竟藐視朕身！

前番湖廣一裙釵，道是真容兩不諧。這次雲南查到女，又有甚，疑疑惑惑暗相猜？咳呀不認還堪怨，怎麼竟，指定明堂是女孩？

好個孟門韓氏！你既知寡人有諭在先，怎麼還敢擅議鄺相？這不但欺他，且並欺朕了！

寡人御極坐朝堂，也算得，執掌江河一帝王。四海八方誰不服，普天下，皆憑朕命決存亡。如何爾竟公然逆，指定明堂是女郎。擅議宰臣該重罪，目無君父亂朝綱。龍圖懼內愁獅吼，難道說，朕亦低頭怕爾強？

啊，孟先生！你做了一個朝廷宰相，既然治國也要齊家。為什麼縱妻失規，在朝中亂道？

本當議處且從寬，爾的這，俸祿今秋罰半年。姑念廷臣和命婦，寬恩不究暫包涵。下回再說明堂相，朕就要，降級除官罪罪名。

啊，罷了！罷了！惹你們這閒氣。下回再有事情，不必前來奏聞。

成宗天子大生嗔，孟相殿上拜明君。惟頓首，不抬身，意亂心慌面帶驚。元帝成宗觀了眼，如飛地，一聲旨出就施行。

嗯！雲南的項隆聽者：爾送來的女子說是真正麗君了，但是她的父母俱皆不認，一口咬定是假冒的麗君。朕坐在金鑾殿上，哪裡曉得爾們這些私家瑣屑？如今也不用說了，啊，項隆，爾把此女帶去。

朕躬也不斷虛真，你且攜回這麗君。究理難詳虛和實，可奈她，糊塗父母誤親生。寡人唯判其中曲，少不得，要賜皇親結此姻。

啊，國丈！小皇親，爾父子同在朝中，耳聞目見的。這女子言言對答，事事相符，並且面貌無差，聲音不異。

分明是實已無疑，孟相夫妻竟不依。陰盛陽衰男懼女，龍圖軟弱懼其妻。你們父子多明白，可憐爾，心內糊塗實當虛。

啊，忠孝王國舅！朕限爾一月完姻，即行擇吉，不許抗違旨意。

若然背旨不依將，從此休來見朕講。攪得寡人煩絮極，為爾們，早晨至午坐朝堂。

啊，罷了！好一個難纏的孟太君！左不是，右不是，只咬定了一個鄺明堂。這如今判斷已畢，孟士元治家不正，罰俸半年。項隆帶女同回，聽候迎娶。忠孝王但依旨意，一月中擇吉完姻。去罷，去罷，寡人就此退朝了。

君王諭旨駕先抬，項氏南金跪下來。翠黛凄清攢柳色，紅顏淺淡掩桃腮。含痛苦，帶悲哀，俯伏金階請聖裁。

啊，陛下啊！臣女的父母尚然未認，有什麼顏面於歸？

感承皇命賜完姻，臣女是，慚愧無顏再做人。埋沒幾年親不認，哪有個，仍隨繼父返昆明？如今萬事心恢矣，情願去，削髮為尼做女僧。伏乞天恩垂洞鑒，不消的，限期一月畢婚姻。南金奏罷斜遮面，元帝淒然叫麗君。

話說元天子見南金所奏，倒覺淒然。就撫慰說：寡人知道，這原是爾的父母糊塗，非乾爾事。如今好好去做親便了。他夫妻慢慢會懊悔，少不得認爾回家的。當下處分已畢，大家只得謝恩退朝。一邊武憲王父子坐輦歸家，一邊項寶敘等人簇擁南金歸館。只可憐孟龍圖落了個懼內的名聲，又罰了半年的薪俸。

心中氣惱不能言，無奈辭朝上了軒。腳踏烏靴蹬轎子，手拍紫袖挺朝冠。更面色，皺眉端，不住長吁慘慘然。孟相這邊猶是可，把一位，夫人氣得更無堪。

話說孟夫人好端端在家坐著，被天子召進朝中，受了一番氣惱。又出了一個凶名，只氣得閉口無言，唇青面白。

身登寶轎出官街，難訴難言怒滿懷。柳葉凄清低翠黛，桃花淺淡冷紅腮。一聲浩歎悲將吐，幾陣傷心淚欲來。正在萬分焦悶處，又見那，保和大轎向前抬。好威顯呀！金頂魚軒起得高，八抬八綽去滔滔。黃羅寶蓋團團舉，綠帶雲飄蕩蕩旗。朱棍響拖人影避，黑鞭風掃馬蹄跳。前呼後擁真威武，隱隱地，一角飛霞露紫袍。韓氏夫人心更惱，恨不得，拉回家內問根苗。重望望，再瞧瞧，已見魚軒去路遙。氣苦交加無可訴，罵了聲，麗君不孝淚珠拋。

話說那孟夫人氣苦交加，一路回歸府第。那龍圖原有幾分懼怕夫人的，倒也不敢多加埋怨。這位韓氏太太受了朝廷的怒責，恨

不得在金鑾殿上就要發作起來。一到自己家中，哪裡還忍耐得住！

飛鳳相迎進了身，匆匆隨即卸嚴妝。斜拖玉帶噴容發，亂擲珠冠怒氣長。也不出言和吐語，更衣畢，倒身一臥在牙床。

啊，妾身好恨！怎麼生出這樣不孝女兒！

枉枉懷胎養下她，實是個，狠心狠意惡冤家。貪圖爵位居黃閣，倚仗威權事翠華。全不念，父母劬勞何等苦；全不念，夫妻伉儷尚然差。她竟是，絕情絕義丟開去；她竟是，無父無娘咬定牙。如此女兒還要甚？妾身也，從今不語這冤家。

啊唷，麗君這不孝啊，就是茅簷陋舍的裙釵，白屋蓬門的閨女，她少不得也知道依隨父母，孝敬爹娘。

爾本官家官室生，又是個，聰明絕世女中英。甚般書史無觀遍，哪件規章未達明。一旦變心如此狠，反不及，貧門小戶俗釵裙。

啊唷，鄺明堂呀鄺明堂！你好生千刁萬惡，生身父母倒像是爾的切齒仇人。一見我指定自家，就這般拿腔做調！

閃出班來見楮袍，轟轟烈烈要辭朝。寬玉帶，脫錦袍，反說難當眾口謠。聳得君王生了氣，倒把我，這番怒責好兇驍。

啊唷，狠心的冤家呀！

你見朝廷罵了娘，真正是，洋洋得意長威光。大排執事滔滔去，高坐魚軒浩浩行。也不回頭和轉顧，只圖速避與深藏。這般逆女休提了，從此後，我亦灰心撇下腸。

咳，皇天呀皇天！何不令妾身早死？

夫人言著淚如梭，捶枕搖床慘慘呼。玉體發寒遮翠被，花容減色皺了眉。愁得個，嘉齡侍講難安母。急得個，飛鳳夫人去對姑。面面相觀長歎氣，全家兒，歡容笑口一些無。住談著惱龍圖府，且說承恩鄺保和。

話說鄺丞相散朝之時，坐著金頂轎，打道回衙。想了想自己行為，著實地心中不忍。

少年元宰坐魚軒，轉展尋思大不安。桃葉淒清雙翠斂，桃花淺淡兩紅殘。低鱗袖，挺朝冠，一口長呼暗痛酸。

啊唷，鄺明堂呀鄺明堂！可嗔爾聰明蓋世的才人，倒做了世間的逆女！

二八之年撇了親，就不能，請安侍膳奉晨昏。堪墮淚，可酸心，一竟身居康氏門。過繼爹娘今孝養，劬勞父母反離分。幾番已認恩何絕，我是無知大罪人。

咳！這也出於無奈。

其實何妨認了親，君王諒必不生嗔。芝田況且非無義，現把那，花誥虛設靈風庭。要認也可將就認，然而我，老師怎樣嫁門生？別樁事件還猶可，這一段，顛倒姻緣笑殺人。

咳！我所以急中生變，在金鑾殿下，生這麼一個道兒。

那時朝廷大發威，罵得我，椿萱顏面少光輝。罪加慈母欺廷宰，嗔了嚴親懼內幃。句句言詞難忍耐，數落得，爹娘懷恨抱氣歸。

咳！這怎麼過意得去？我鄺明堂不能孝養爹娘，反害爹娘受這場氣。

此心此念細思量，何以安來何以寧。不能如，燕玉奮身全骨肉。不能如，長華血戰救椿萱。別人多報劬勞德，惟有我，未盡心來未盡腸。

啊唷，傷哉！痛哉！我只好圖報於來生了。

保和鄺相時傷懷，含痛切，陣陣心酸淚下來。半整烏紗低玉面，斜提紫袖拭紅腮。含痛切，忍悲哀，一頓朝靴轎停歇。

那些人夫們就霎時站定了。當下只因心中有事，頓了雙腳，一口氣未曾歎完，轎役人等早把魚軒歇住。

鄺相重呼快上前，人夫復又起魚軒。高喝道，遠提班，到了潭潭相府前。翁婿整冠同入內，梁公回首即開言。

啊，保和公！你自好好地做官便了，理他們做甚。

天子方才道得真，猶如犬吠與牛鳴。休介意，勿存心，聖上賢明侮甚人？鄺相欠身連答應，於時同入內堂門。少年元宰回房戶，侍女慌忙急報知。恰值夫人園裡去，畫堂中，珠簾弄影靜沉沉。一班奴婢兩旁立，伺候著，更罷衣袍獻上茗。鄺相遂於窗下坐，皺眉無語意難平。消停梁氏夫人轉，粉面含歡向裡行。

呀，老爺朝回，失迎失迎！

年少三公點點頭，翠眉交鎖坐還愁。推冠不語容無喜，靠椅長呼意有憂。萬疊千重多少恨，惟見她，幾番忍淚合明眸。夫人坐近忙開口，手推著，畫扇輕移問事由。

呀，奇了！為什麼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咎？可又是門生得罪了麼？

明堂見問盈眉尖，遣退房中伺候鬟。良久沉吟咳口氣，於時相對訴情懷。

話說鄺明堂見問，就將一切朝中之事向素華述知。梁氏夫人初聞冒名的女子，應對著實有奇，迨至得悉欽賜完姻的勾當，又不覺有些不樂起來。

夫人聽罷頓時呆，兩朵桃花退了腮。秋水微凝佯弄扇，春山半蹙不舒懷。心轉展，意安排，就向明堂怨起來。

咳！小姐，爾這卻太狠心了，豈不要把夫人氣壞？

幾番拒絕已無情，不知道，家內愁煩是怎生？況且夫人才病好，哪經得，又遭一氣在朝門。千金只顧推乾淨，有點差遲豈忍心。非是妾身埋怨你，似這等，絕情絕義孝何存？

咳，小姐呀小姐！你其實認了何妨？

當今又是好明皇，必不來，罪你欺天與改妝。若說東平能守義，也還是個有情郎。夫人況復心如渴，巴不得，骨肉團圓聚一堂。小姐縱然非所願，到底要，從容安慰兩爹娘。雙親若有差遲處，你就是，做著高官怎放腸？今日這般行決絕，後來此事費商量。幾番瞞昧重承認，倒豈非，罪上加愆更莫當？不是妾身因為己，實在看，千金孝行有些傷。素華言訖愁帶笑，鄺丞相，仰面長吁忍淚行。

咳！我豈不知孝行有虧？但是萬不可明言的了。

今日朝中苦認真，分明怕，冒名女子做王妃。雖然我是全忠孝，落了個，婦名兒分外低。況且師生難配合，今世裡，看來只好隱原軀。

咳！如今也沒有什麼商量的了。

荷感朝廷雨露寬，千般護庇每周全。孝心不盡忠堪盡，主意要，且在朝中做著官。混過幾年辭了主，也只好，脫袍卸鱗返林泉。劬勞恩德來生報，伉儷情緣後世言。惟是可傷耽誤你，嫁這麼，癡兒一個假夫君。明堂說罷容淒切，立起來，遠到香房繡戶間。梁氏夫人聽到此，竟不覺，兩痕淚下粉腮邊。心慘慘，雙攢翠眉伴低首；意沉沉，半咬朱唇假整衫。無限情懷無限恨，但將宮扇弄團團。風流相國忙安慰，袍袖輕抬聳玉肩。

咳！罷了，你且不要悲傷。

容我心中慢慢裁，或者有個好安排。眼前富貴風光在，你且把，日後之憂放放開。言訖並肩相坐了，梁素華，難違解勸強舒懷。明堂自己真惆悵，倒在羅幃不起來。短歎長吁情脈脈，前思後想意呆呆。牙床側臥風流體，紫袖斜遮淚暈腮。真個是，萬慮千愁難解釋；真個是，左盤右算費調排。慢提鄺相憂前事，且表南金歸館來。

話說項南金出朝登轎，仍回公所之中。那侯五嫂一聽歸來，跑跳著出房間信。

大爺小姐叫連聲，曾認親來未認親？等得我，雙眼盼穿無喜信。等得我，兩鞋踏破沒佳音。為什麼，大爺久在朝堂內？為什

麼，小姐仍回店家中？萬歲見時歡喜否？這一椿，認親大事可無更？且呼且問相同人，項南金，憂樂交加應了聲。

咳！侯家嫂嫂，認是還不曾認哩，倒喜得萬歲周全。

南金說著半含歡，員外就，拉進房中間再三。喜喜驚呼小姐，你乾爹，險些急壞午前門。

啊，小姐！我見爾進了朝中，擔著一身干係。

又是驚來又是愁，只急得，淋淋冷汗夾肩流。裡衣外服俱皆濕，那時候，惟願平安出鳳樓。不道已牌交午錯，遲延還在玉階頭。心好亂，意深憂，忽聽傳宣不敢留。

啊唷，小姐啊！我聽見黃門大人叫一聲傳項隆進見，只道有什麼更變了。

嚇得心中跳不停，原來是，叫爹領出午朝門。真有幸，實非輕，難得君王賜畢姻。小姐如何相應對？說來也與我聽聽。項隆言訖驚加喜，南金亦，一一從頭告父親。

話說項南金，就將始末情由也告訴了父親。老員外且驚且喜地頓足道：咳！不用這個假榮蘭倒也罷了，如今反弄得情虛。

還虧小姐會支吾，竟說她，密約幽私通了奴。這句言詞回得好，倒像是，耳聞目見不虛誣。

啊唷唷，好一位厲害的孟夫人！竟是這般拔樹搜根地查問！

若非舌劍與唇槍，被他們，如此追求怎抵擋。幸有朝廷為了主，伊家不認也無妨。吉期未曉何時定？還虧我，帶來秋素共盤桓。只等良辰和吉日，小姐你，於歸就嫁那親王。項翁說著心歡喜，侯五嫂，踴躍喧呼分外揚。

啊唷大爺小姐，這件事虧了我呀！